

新生命大衆文庫

民族英雄事略之一

# 張騫

李家克著



新生命書局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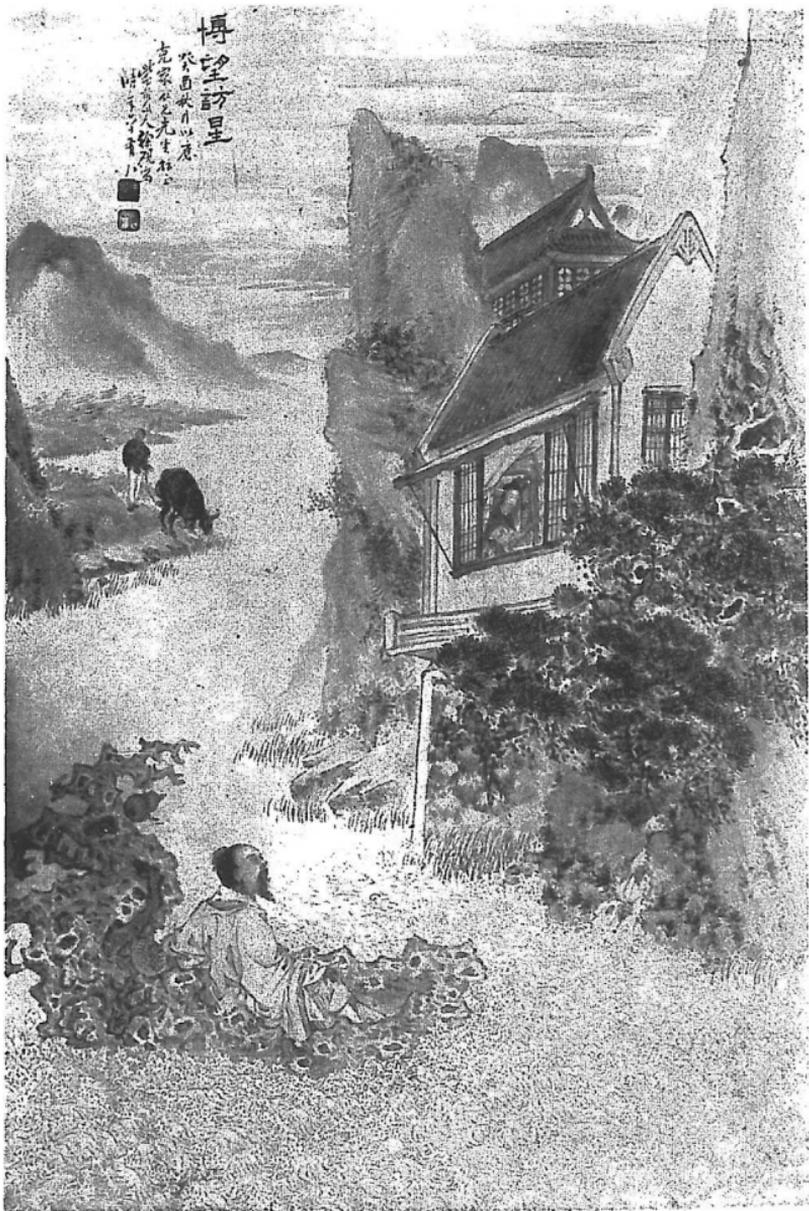




裝幀：鍾敬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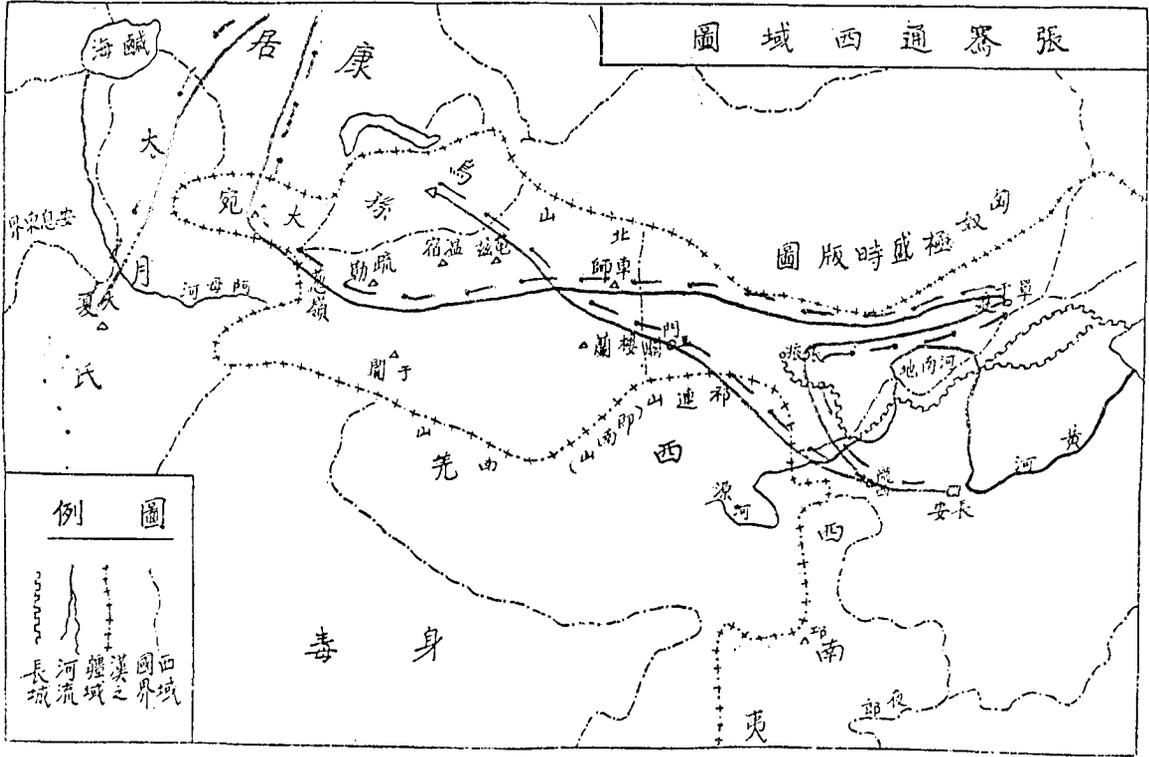
博望訪星

卷之四  
先农先生  
博望訪星  
博望訪星  
博望訪星



張騫通西域圖

路線



# 張騫 目次

	張	騫
一	漢與匈奴和西域的關係	一
二	張騫的應募出使	八
三	被留與脫逃	一三
四	壯士十年歸	一六
五	蜀布邛杖	二一
六	兩次參加戰爭	二五
七	斷匈奴右臂	二八

八	不死的博望侯·····	三三
九	張繡身後的影響·····	三六
一〇	乘槎泛天河·····	四五
一一	功歟罪歟·····	五二

一 漢與匈奴和西域的關係

從前中國北邊有一個強悍的遊牧民族叫做匈奴。這民族的歷史很悠久了。在唐虞時代稱爲薰鬻，周朝時候稱爲獫狁，周秦之際稱爲胡或匈奴。這民族的文化很落後，但戰爭卻最擅長。有一次竟攻入周朝的東都洛邑，把周襄王趕走。後來中國人用了全力纔把他們趕到太原。詩經小雅六月篇裏所說的『薄伐獫狁，至於太原』便是歌



詠這樁事的。戰國時，燕趙秦都沿山築城，派兵駐守，以防他們南侵。秦始皇併吞六國，統一天下，開國第一件大事，便是把舊有的城聯綴起來，又添築了幾段，造成一座歷史上有名的『萬里長城』。秦將蒙恬領十萬大軍鎮守北邊，又收復失地七十多里。這時候匈奴對中國才有點害怕，十多年不敢南下牧馬。但秦朝的命運太短促了，不久又來了一個楚漢分爭的局面。那時候匈奴出了一個英勇的酋長叫做冒頓。〔註一〕他用兵征服鄰近部落，手下有三十萬『控弦』的戰士，趁着中國內亂，把蒙恬所收復的地方重新奪了回去。號稱『雄才大略』的漢高祖，他能打倒『拔山舉鼎』的項羽，但一和匈奴接觸，便被圍困在白登山。〔註二〕幾乎性命都送掉。從此以後，自誇『以馬上得天

下』的漢高祖，對匈奴不得不耐着性兒做出種種恭順的樣子，只求他們不來侵擾。高祖死後，呂后當權。她是一個著名兇險的婦人，頗有奪取劉家江山的野心的；但她曾受冒頓的來信辱罵，也只好忍着氣不敢計較。文帝時，因有漢奸中行說，從中搗鬼，匈奴屢次侵擾邊境。有一次，胡兵攻入朝那，〔註三〕蕭關，〔註四〕進燒回中宮，〔註五〕他們的候騎竟到了甘泉，〔註六〕京師戒嚴。漢朝用張相如、欒布爲將軍，勉強把胡兵驅逐出塞，但終不能給他們以重大的懲創。文帝沒有辦法，只好每年送許多金帛給他們，又選宮女的美貌者冒充公主嫁給他們的酋長。這樣一來，匈奴和漢朝有了親戚的關係，也不好意思過分搗亂；可是漢朝的面子已經丟盡了。

匈奴在漢朝初年所以這樣強盛，那完全因為當時西域諸國，大都被他征服了的緣故。否則匈奴有後顧之憂，不會肆無忌憚的屢次侵擾中國邊境。因此，我們對於漢初西域諸國的形勢，有明白瞭解的必要。

漢代的所謂『西域』，就是現在甘肅邊界新疆全省及葱嶺以西的地方。據漢書西域傳所載，有五十餘國之多；其中最大的是月氏、烏孫、大宛、康居等四國。〔註七〕烏孫的東南，正當匈奴的西邊，有三十多個小國，其中以疏勒、于寘、溫宿、龜茲、車師、樓蘭諸國，〔註八〕比較大些。

月氏本來是甘肅山谷間的一個小部落，我國古代認為『氏族』

的一種。當秦漢之際，勢力漸強，『控弦』的戰士有十多萬，一向頗輕視匈奴。到了匈奴冒頓單于〔註九〕的時代，使對月氏用兵。月氏人屢次打敗，沿天山北路向西逃走，越葱嶺北麓，征服大夏，以作他們的新根據地。（後來月氏向西南發展，奪取迦溫彌羅〔註一〇〕，進而征服天竺，爲印度的共主，儼然成爲西域的大國了。）

匈奴既把月氏人驅逐到西方，聲威大震，烏孫、大宛、康居等國，都對匈奴表示屈服。而介乎匈奴與烏孫之間的數十小國，實際上都做了匈奴的屬國，匈奴特設僮僕都監的官來監視他們。

事實很明顯的：匈奴雖趕走了月氏人，但月氏人的實力並未喪失，而且因爲找到了新的根據地，勢力正在擴張。假使漢朝能想方法

和月氏聯絡，則不但烏孫、大宛、康居等國對匈奴的畏服要起動搖，說不定介乎烏孫、匈奴之間的數十小國也要乘機脫去匈奴的羈絆哩。

——聰明的漢武帝，他便找到了這一個機會。

【註一】冒頓，讀如「默頓」。

【註二】白登山，在今山西大同縣東。

【註三】朝那，在今甘肅平涼縣西北。

【註四】蕭關，在甘肅固原縣東南。

【註五】回中宮，在甘肅固原縣境。

【註六】甘泉山有甘泉宮，在今陝西淳化縣北。

【註七】月氏讀如「肉支」。當時據有阿母河南，即阿富汗北岸之地。烏孫，在新疆伊

地。伊犁流域。大宛，今俄領中亞細亞的佛爾哈那州。康居，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之

【註八】這幾國都在天山以南，其餘小國甚多，即所謂『西域三十六國』也。龜茲，讀如『鳩支』。樓蘭，後稱鄯善。

【註九】匈奴的國主稱『單于』，猶漢之稱『皇帝』也。

【註一〇】迦溫彌羅即罽賓。國於喜馬拉耶山之西麓，跨至那布、奢林兩河之上（兩河都是印度河的支流）。面積約一千九百方英里，四面都是山。這裏是佛教正統派的根據地，後來從月氏人間接把他們的學術傳入中國。到東晉時，迦溫彌羅和中國發生直接關係了。

## 二 張騫的應募出使

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。他做皇帝時正是漢朝的全盛時期，府庫充足，國力雄厚，有什麼偉大計劃都容易實現。但他對北方的強寇而且是漢家的世讎——匈奴，竟沒有方法懲膺他們，這是使雄才大略的君主感到十二分的苦悶的。爲什麼漢朝不能進攻匈奴呢？這原因很簡單，就是因爲匈奴從冒頓單于征服月氏及其鄰近的小部落以來，西域諸國都被役屬，聲勢很盛，倘漢朝一旦和他們開衅，兵連禍結，恐怕勝負未分，漢朝的國力已受損傷了。這一個險聰明的漢武帝是不肯冒的。但是，機會終於被漢武帝找着了：原來匈奴攻月

氏時，曾把月氏王殺掉，拿他的頭做飲器。〔註一〕現在月氏人雖被逼西遷，但他們的勢力還保存着，并且正在向西發展。月氏和匈奴的仇恨比漢朝和匈奴的仇恨更深十倍，如果漢朝肯和他們聯合起來攻擊匈奴，那他們一定十分願意的。於是漢武帝下一道上諭，招募不怕危險，拿了皇帝的詔書去和月氏商量怎樣夾擊匈奴的人。這使命實在不容易奉行的，因為往月氏須取道匈奴，倘不是有犧牲決心的人，誰肯買然應募呢？但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，這上諭下了不久，居然有人來應募了。那人便是張騫。

張騫，漢中郡成固縣〔註二〕人。那時候他做一個小小的郎官。郎官是不大容易升擢的。我且舉一個故事作證：文帝時有一個叫做馮

唐的，一向做郎官，年紀已經很老了。一天，文帝乘輦過郎署，見他年老，問他：「你這樣大的年紀，爲什麼還只做一個郎官？」馮唐便乘機對文帝貢獻了一些關於賞罰將士的意見，總算升他做一個騎都尉。騎都尉也不是什麼大官，但他倘不碰見文帝，恐怕就老死在郎署了。張騫是一個勇敢的人，很想立些功業，傳名後世，做郎官當然不大願意，常常在想找出路。他見了招募能使月氏者的上諭，自然毫不猶豫地去應募了。他知道此去跋涉於冰天雪地之中，還須偷偷地越過匈奴境界，可以說是九死一生的。但這樣英勇的冒險生活，在他看來，比較『老於郎署』有意義得多。古今中外，能成大事者，都是那些抱犧牲決心不計成敗利鈍的英雄，決不是做一個小小官兒便自心滿意。

足了的那些平凡的人。

張騫既應募，便預備出發了。他雖然做了皇帝的欽使，但爲要經過匈奴地方，未便很堂皇地帶着衛兵，只能帶少數的隨從人員。可是相當的隨從人員也很難找，究竟像他那樣不怕死的人並不多的。他沒有法子，只好揀選百多個強壯的奴隸，一同出發。奴隸在漢朝還同牛馬一般可以買賣的，他們的身體本來不是自己所有，要他們到什麼地方便到什麼地方，不敢而且也不能反抗的。張騫既選定了百多個奴隸，又挑選一個精明強幹的奴隸名叫甘父的，做那些奴隸的頭腦，使他們在途中服從命令，不鬧亂子。甘父本是胡人，又善射箭，後來在途中有時斷了糧食，全靠他射禽獸來充飢的。

布置既定，他便領了使節，取道隴西，向匈奴出發。那年是漢武帝建元三年，當西曆紀元前一三八年。【註三】他出發時候的情形，歷史上沒有明白記載，不知道送行的有多少人，更不知道有否如荆軻動身到秦國時候那樣的擊筑悲歌，這真是一樁憾事！

【註一】從前人往往把仇人的頭切下來做飲器，如戰國策趙襄子殺智伯，漆其頭為飲器。至於飲器是什麼東西，舊有兩說：一說是酒器，一說是溺器。大概是把仇人的頭蓋骨塗上些膏漆之類，或者用以作酒器，或者用以作溺器，並不一定的。

【註二】成固故城在今陝西成固縣西北十八里。

【註三】張騫於武帝元朔三年（西元前一二六）回來，漢書說：「前後凡十三年。」因此知道他的出國在建元三年。

不可避免的厄運終於到來了。

張騫一行人剛到匈奴邊界，便受他們的搜查盤問。他有那麼多的隨從人員，更帶有漢朝的使節及秘密的文書，狡猾的胡人那裏肯放他走。於是堂堂的漢朝使臣，便被他們押上囚車，在黃沙迷漫中送到單于那裏受審去了。

單于見了張騫，問過他的姓名，把他所帶的文書交繙譯讀過一遍，事情都已瞭然，用不着再問。那時候匈奴和漢朝雖屢有爭執，表面上還是和好的；加以漢朝近來國勢漸強，匈奴也有所顧忌，因此單于

就沒有殺張騫的意思，只獠笑着對他說道：「月氏在我們的北方，漢朝那裏可以不經我同意擅派使臣去假使我派一個使臣到南越，漢朝肯允許我嗎？」單于這句話，理由很充足，張騫現在已成籠中之鳥，知道和他分辯也沒有什麼意思，只是低着頭不開口。單于便分付把張騫扣留起來，不准他出匈奴國境。

從此以後，張騫就住在匈奴，吃的是獸肉，飲的是酪漿，住的是氈帳。穿的是毳衣，在冰天雪地中過着不自由的困苦的生活。跟他去的人早已散了伙，只剩甘父和其他十多個人還是早夕不離地跟着他。他現在別無希冀，只想趁機會逃出匈奴。單于似乎也知道他是意志堅強的男子，不容易就範，特地挑選一個胡女給他爲妻，想他安心住

着，把回國的念頭漸漸冷下去。

光陰過得真快，張騫在匈奴不知不覺已有十多個年頭，那胡女已生了孩子，但他逃走的念頭一刻也不會放鬆過。他時時在撫摩那從漢朝帶來的使節，眼看那節旄漸漸脫落，差不多止存一根光桿了。時間的磨難，不知葬送了多少有作爲的青年，但絲毫不能灰張騫的壯志。

大概是一個秋天的晚上罷，塞外早寒，草木凋零，朔風蕭瑟，宛然是冬天的景象了。一到晚上，牛羊歸欄，只讓那當空的皓月，朗照着廣漠無際的大地。人們都躲在氈帳裏各自做他的好夢。有時從遠處送來幾聲悲笳，〔註〕彷彿告訴人們，這廣大的游牧部落，在夜聲人靜時

有着相當的戒備。張騫在前幾天已經把他想逃走的意見對他的妻說過了，並且和甘父等經過幾次精密的商議。那天晚上，他便帶了妻子和甘父等三四人偷偷地跑出幕帳，向着目的地走去。他現在一切舉動語言都已胡人化了，而況他的妻原是胡人，守邊的軍士們見了這一行人，做夢也想不到他是十多年前被扣留的漢使，所以居然受他們的蒙蔽，使他們安然逃出了匈奴的國境。

【註】筊，樂器，胡人捲蘆葉吹之，故亦稱「胡筊」，其聲甚悲。

△ 四 壯士十年歸

張騫一行人，脫了樊籠，向西走去。走了四十多天，來到一個地方，

名叫貴山城，是大宛國的王庭。他便把來意向那守關的人說明，叫他轉達國王，說有大漢的使臣張騫求見。大宛國王久已聞得漢朝土地肥美，財帛豐富，想和漢朝通使，苦於沒有機會，現在聞得有漢朝派使者來，自然十分歡喜。大宛是出產葡萄酒的地方，國王特地用陳藏幾十年的葡萄酒招待漢使。做了十多年籠中鳥的張騫，一旦貴爲上賓，喝着世間有名的好酒，不覺陶然了。他向國王竭力誇漢朝的富有，儘量痛斥匈奴的無禮。他告訴國王，匈奴把他扣留了十多年的情形，同時他又肯定的說，漢朝皇帝一旦赫然震怒，匈奴一定要受到意外的懲創。他又要求國王，派兵護送他往月氏。他說：「大王如能派兵護送我們往月氏，將來我回去奏明皇帝，漢朝一定要用多少幣帛來報

答你們。」他這一大套利誘威脅的話，把大宛國王說得驚喜交集。過了幾天，國王下令，選幾匹大宛特產的『汗血馬』〔註二〕請張騫等騎着，又派大隊兵士，護送他們。不多幾天又到了一個大都城，那都城名叫卑闐，是康居國的王庭。護送他們的軍士，便辭別回去。康居國王見大宛國這樣禮待張騫，也不敢怠慢，便派人護送他們到月氏。

那時的月氏不是十多年前的月氏了。他們的勢力向西發展，已經占領了大夏，把王庭移到現在阿母河〔註二〕的北岸，號稱大月氏，儼然一個大國了。他們的國境去漢愈遠，對於他們的祖先怎樣受匈奴侵逼也漸漸淡忘了。張騫到得月氏國境，知道他們的王庭已經西遷，便到大夏故地去求見大月氏王。大月氏王問明了他的來意，自然

很感激漢朝的好意。但他告訴張騫，他們和漢朝相隔太遠，相約出兵攻匈奴是不可能的。實際上他們已經占領了極肥美的土地，不怕匈奴侵逼，又何必無端向匈奴開衅，所以國王便斷然拒絕了漢朝的請求。

張騫在大月氏住了一年多，看來大月氏王決沒有報復匈奴的決心了，便辭別大月氏王，動身回中國。他這一次，取道南山，〔註三〕想從羌中回來，不料中途又被匈奴截獲。他十多年來備嘗艱苦才得到達月氏，不得要領而還，已經十分失望，現在又不幸而復爲籠中鳥，意志稍爲薄弱的人，處此境地，不知要頹喪到如何程度了，但他卻一點不曾灰心。

張騫留居匈奴一年多，又被他找到一個逃走的机会：那時候冒頓單于的孫子軍臣單于死了，軍臣單于的弟弟伊穉斜自立爲單于，和軍臣單于的太子於單舉兵相攻，結果於單打敗，逃奔漢朝。在這紛亂的時期，匈奴對張騫的監視當然不像平時的嚴密；而况張騫平日待那些胡人很好，他們樂得做一個人情，放他走了。

張騫回到漢朝，是武帝元朔三年（西元前一二六），他離開故國，屈指已有十三個年頭了。從前跟他去的一百多人，回來只剩兩個。『將軍百戰死，壯士十年歸。』壯士二字，要像張騫那樣才堂堂無愧呢。

【註一】汗血馬就是千里馬，據舊說，馬汗從前肩膊出，如血，故名。

【註二】阿母河即 *Amu Darya*，從前稱爲媯水。

【註三】南山卽祁連山。漢書西域傳說：「西域南北有大山，其南山東出金城，與漢南山屬。」那裏有羌人住着。張騫想避出匈奴，故回來時不走出國時的原路。

### 五 蜀布邛杖

張騫這一次居然生還，是出乎漢武帝意料之外的，便立刻召見，拜張騫爲太中大夫，甘父爲奉使君。

張騫把親身所到的大宛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康居諸國的形勢、風俗及出產物等都細細地向武帝報告了。他又對武帝說：「臣在大夏的時候，見有蜀中所產的細布和邛杖。」【註一】所出的竹杖，問他們從什麼地方來的，他們都說有人到身毒國。【註二】裏去買來的。身毒國在大

夏東南，雖大夏約數千里。他們那裏也有城郭，和大夏一樣。而地勢低濕，氣候炎熱。他們的百姓都能馴服大象，戰爭時也騎着象的。其國境臨大水。〔註三〕據我的推測：大夏離漢萬二千里，在西南；今身毒又在大夏東南數千里，有蜀中的產物，那麼，他離蜀一定不十分遠的。我們到大夏，一向是沿南山向西去的，那些地方有羌人住着，要通過也不很容易。稍稍向北便要被匈奴扣留。如果取道蜀中，則路途較便，又少危險。倘能從蜀中通身毒，那更好了。

武帝先聽張騫報告，知道大宛大夏等國的風俗和漢朝相差不遠，且多奇異物產，而兵力很弱，又貪漢朝的財帛，不難威脅利誘，使他們來稱臣進貢。大月氏和康居雖兵力稍強，但也可以利用財帛誘他

們入朝的。現在又聽張騫講蜀布邛杖一段故事，知道從蜀道可通身毒，自然十分高興。他想，一旦那些國家都遣使來朝見漢天子，這是何等有面子的事！

四川雲南一帶地方偏在西南，當時又不曾開通，故一向稱之爲

『西南夷』。武帝建元六年（西元前三五），番陽令唐蒙奉使南粵。〔註

四〕南粵人請他吃蜀中出產的枸醬，根究來源，知道是由蜀人賣給夜郎國，夜郎國地臨牂柯江，由牂柯江可以通船至南粵，這枸醬是南粵人向夜郎買來的。唐蒙因此向漢武帝建議，遣使通夜郎，借夜郎的精兵順牂柯江而下，出其不意的攻擊南粵。因爲那時候南粵頗倔強，不肯受漢朝節制。武帝聽了他的話，命他以中郎將的官銜宣撫西南

夷、通夜郎等國。但沒有什麼成績，而且費用浩繁，騷擾百姓，朝中大臣都主張緩通西南夷，先用全力對付匈奴。通西南夷的事情遂暫時擱置。現在武帝聽了張騫的話，決心再經略西南，便派王然于、柏始昌、呂越人等十餘人，分道向驪、柞、邛、僰等處出發，求通身毒國。這一次的結果，不甚圓滿，使者到了現在四川西南邊境漢源、西昌、鹽源等一帶地，便阻塞不通。而且那些地方的土人很野蠻，往往把漢使擄去殺掉，漢朝也無可如何。本來那時候交通這樣不便，要從蜀道通身毒，簡直等於夢想。但身毒雖未通，而漢朝的疆域，在西南方面大為開展，把現在的雲南、貴州歸入中國版圖，創始之功是不能不歸於張騫的。

【註一】史記西南夷傳註：『邛，山名。此竹節高實中，可作杖。』其地即今四川邛崃縣。

【註二】身毒，卽印度。

【註三】印度爲亞細亞南部的半島，所以說他的國境臨大水。

【註四】南粵亦稱南越。今廣東廣西地。

## 六 兩次參加戰爭

元朔六年（西元前一三三）的春天，熏風吹來，河冰解凍，正壯士上馬殺賊的時候了。大將軍衛青，帶領了中將軍公孫敖，左將軍公孫賀，前將軍趙信，右將軍蘇建，後將軍李廣，強弩將軍李沮，六支軍隊，十萬大兵，出定襄郡向匈奴進攻。漠中行軍，最大的困難就是有時候竟找不到水，軍士們飢渴欲死。張騫留居匈奴十多年，什麼地方有水，他都

知道。武帝遂命張騫爲校尉，跟大將軍的軍隊出發。這次戰爭，漢兵大獲全勝，殺匈奴頭幾千級而還。過了一個多月，漢兵又出塞，經過一次激烈的戰爭，又殺匈奴頭萬餘級，但漢朝亦受相當損失。這兩次戰爭，因爲張騫在軍中，經他的指示，軍士們到處有水吃，解決了漠中行軍的重大困難問題。漢武帝就封張騫爲博望侯。〔註一〕

過了二年，張騫帶領一萬騎兵。李廣帶領四千騎兵，從右北平〔註二〕出塞，分道攻匈奴。李廣的軍隊出塞僅數百里，就碰到匈奴十倍的大軍，被他們圍住了。李廣是漢朝的名將，匈奴一向稱他爲「飛將軍」。見了他的軍隊便逃走的。這次卻欺他兵少，竟用十倍的兵力把他圍住。李廣的部下見形勢不利，未免有點驚恐。李廣卻不慌不忙，叫他的

兒子率領數十騎，直入匈奴陣中，鬥殺一陣回來，很從容的說：『怕什麼！胡兵雖多，但戰鬥力極薄弱的。』軍士們這才放了心。但事實上漢兵被十倍的胡兵圍住，箭像雨一般的射來，支持一天，漢兵死傷已有一二千人，而漢兵的箭也快射完了。李廣還是坦然自若，整理他的部隊。到了明天，胡兵又來圍攻，李廣督率殘部極力抵抗。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，忽見前面黃沙飛揚，胡兵的陣容漸亂了。原來張騫的軍隊已經趕到了。前後夾擊，胡兵不能抵抗，便解圍逃去。這回漢朝的損失極大，假使不是李廣，早已全軍覆沒了。張騫行軍失期，照軍法應當殺頭的，後來用金帛贖罪，總算保全了腦袋，但侯爵及官職統統都失去了。

那一年，驃騎將軍霍去病大破匈奴，殺胡兵數萬，一直打到祁連山。匈奴受到極重的打擊。過了二年，漢兵又大敗匈奴，匈奴單于把他的王庭遷到漠北。中國北邊纔得稍稍安靜。

【註一】博望侯國，故城在今河南南陽縣東北六十里。

【註二】今熱河平泉縣。

## 七 斷匈奴右臂

張騫雖失去官爵，但漢武帝還常常召見他，問他大夏諸國的情形。有一次，張騫對武帝說道：「臣在匈奴時，把烏孫國的情形探聽得極詳細。烏孫和月氏本都是祁連燉煌間的小部落。從前烏孫有個酋

長叫做難兜靡，被月氏所殺，地方也被月氏人占領了去。烏孫的百姓都逃入匈奴。那時候難兜靡的兒子昆莫還在襁抱中，有人帶了他逃走。那人在途中因腹中飢餓，向近處覓食，暫時把孩子放在草裏，等到覓得了食物回來，見有一隻狼很馴善似的在那裏哺他乳，又有許多烏鴉銜了肉在他旁邊飛翔。那人知道這孩子將來必成大事，便抱去見匈奴的單于，并且把那些奇蹟告訴了他。單于聽了非常高興，便分付部下好好的撫養這小孩。昆莫年紀大了，單于把難兜靡的部衆給他帶領。昆莫曾幾次參加戰爭，都有相當的功績。不久，月氏爲匈奴所破，向西奔逃，把塞種人所住的地方奪來做一個新根據地。〔註〕昆莫報仇心切，便自己向單于請求，要帶兵去打月氏。月氏被昆莫打敗，向

西逃走，就占領了大夏，而塞種所住的地方遂被昆莫佔據，那地方的民衆都降服了他。後來單于死了，昆莫勢力也漸漸鞏固，不肯臣服匈奴。匈奴派兵去打他，也不能取勝，就一直對他敷衍着。現在匈奴新被我軍打敗，大漠以南已無王庭，而昆莫高地，空無人居。夷人大都戀戀於舊地，又貪我們的財帛，陛下倘趁這機會，派一使者到烏孫，招他們還居舊地，更送一公主給昆莫做夫人，結爲婚姻，他們一定聽從的。這樁事如能做到，便無異截斷了匈奴的右臂，從此匈奴更失勢了。烏孫既肯和我們連絡，其他大夏等國便可趁勢招徠做我們的屬國了。」

武帝聽了他這番話，很以爲然，便拜他爲中郎將，給他三百衛隊，每一衛隊各有馬二匹；其他牛羊萬頭，幣帛值數萬金；命他往烏孫去。更多

派持節副使，以便同時分赴別國。

那時候匈奴已退往漠北，所以張騫等一行人在路上並無阻礙，一直來到烏孫國。昆莫聞有漢使來，便立刻接見。但昆莫生長匈奴，他根本不曉得漢朝的情形。他接見張騫時，居然高坐堂皇，像匈奴單于的樣子。張騫便說：『漢朝天子賜王禮物，應該拜受的；大王不肯拜，我就把那些賜物拿了回去！』於是昆莫不敢怠慢，起來拜謝。張騫又拿出皇帝的諭旨，向昆莫宣讀道：

大漢皇帝問烏孫國王無恙：

王之先世，實居東土，重以國難，遂致播遷。今王絕續存亡，再建家國，朕甚嘉之。比者，單于北徙，胡騎遠遁，王之故地，完整無缺。苟率爾臣民，還居東土，則漢遣公主，爲王夫人，

結爲昆弟，其拒匈奴，匈奴不足破也。王其察之！

昆莫聽了，不懂得其中的意思，經翻譯才恍然。但烏孫究竟去漢朝太遠，不曉得漢朝究竟多麼大。而且那時候昆莫年紀已老，自己國裏爲了王位的繼承問題，引起爭執，內部未能統一。大臣們也都不願意東遷，昆莫無法，只得婉言謝絕了張騫，並派遣使臣護送張騫返國。又獻馬數十匹，答謝漢朝。張騫辭別了烏孫國王，起程回來。一面分遣副使，到大宛、康居、大月氏及安息、罽賓、奄蔡等國，這是元鼎二年（西元前一五年）的事。

張騫偕同烏孫國使者同來，武帝大喜，拜他爲大行。烏孫國的使者見漢朝版圖廣大，人口衆多，回去便在國王面前極力誇張。後來烏

孫終與漢朝結爲婚姻，匈奴在西方就多了一個敵國，少了一隻助手。而張騫所遣副使，也絡繹借了大夏等國的使者回來，中國和西域的交通，從此就頻繁起來了。

【註】據梁啓超說，塞王初居大夏，卽西史所稱的柏忒里亞（Bactria）國王。柏忒里亞亡於月氏，南徙闐賓。所以漢書西域傳說：「月氏西君大夏，而塞王南君闐賓。」

#### 八 不死的博望侯

張騫奉使烏孫回國後，年紀本已大了，加以半生經歷，都是艱險困苦之境，精神上身體上都不免受到壞的影響，便漸漸覺得衰老了。回國不到兩年，就一病不起。【註】武帝非常悼痛。

張騫死後，漢朝仍繼續派遣使臣到西域去。尤其是大宛，因為那裏出產『汗血馬』，所以每年總要派幾百人或百餘人前去。漢武帝只當張騫沒有死，命奉使西域的人都自稱博望侯，因為西域諸國沒有不知道博望侯的。而所帶的禮物也和張騫出使時差不多。後來因為派出去的使臣，往往不得要領而回，未免使武帝失望，每年派遣使臣的人數漸漸減少；然而每年還得派十餘人或五六人出去。那些使臣，路遠的往往八九年才回來，近的也須一二年。

綜計張騫自身及其副使所通西域諸國，大小不下十餘，茲列表如下：

奄 蔡	圓 賓	安 息	烏 弋 山 離	烏 孫	大 夏	月 氏	康 居	大 宛	國 名
.....	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	去長安一千六百里	去長安二萬二千二百 里	去長安萬八千九百餘 里	.....	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	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	去長安二千五百五十 里	距中國里程
俄國東境	克什米爾一帶	波斯北八部之境	阿富汗東南印度河西	新疆伊犁河流域	阿母河南即阿富汗北 部之地	布哈爾及阿富汗北境	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 之地	俄領中亞細亞的佛爾 哈那州	今地
同上	同上	同上	通張騫的副使所	張騫所通	時已為月氏所 征服	同上	同上	張騫所通	附註

只有印度終於沒有通。但「身毒」二字已在中國人的腦中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，不久中印兩民族就從海道上互相交通了。

【註】張騫於元鼎二年回國，年餘而死，當在元鼎三年或四年，即西元前一一五年或前一一四年。

### 九 張騫身後的影響

自從張騫因開通西域得封侯爵以來，一般熱心功名的人，便爭先恐後地上書皇帝，胡亂誇說些外國情形，請求皇帝派他們出去。武帝那時候對通西域的熱望正和他渴求着海上三神山一般，不管上書人所說的是真話還是謊話，一例給他們使節，命他們分道出發。其

實那些人大半是市井無賴，根本不配做使臣。他們往往把皇帝命他送給西域的禮物侵吞下來，或用賤價賣去以飽自己的私囊。他們見了外國國王，又不知道自己是什麼身分，應該怎樣應付才是。因此，不是受外國國王的侮辱，便是對外國國王過於傲慢，引起反感。武帝對這班人又不依法懲辦，只對他們說：『你們有辱使命，應當處死刑的。現在且寬恕你們，再派你們出去，這一次要好好立了功回來，以贖該死的罪！』可是這些人實在是負不起這樣重大的使命的。他們一再出塞，並不曾打算怎樣去建立功業，只知向經過的幾個小國需索騷擾。樓蘭車師兩小國，正當漢通西域的要道，屢受漢使需索，他們恨極了，便往往攻殺漢使。匈奴也常出奇兵攻劫漢使。而較遠諸國如大

宛之類也，漸漸討厭漢使，雖漢使還有冒着博望侯的名義的，但他們都已知道真正的博望侯決不是這樣的討厭，因此他們往往斷絕漢使的糧食，使漢使感到困苦，不便久留。這些被外國驅逐回來或在路上被劫逃了回來的，都在武帝面前說西域諸國怎樣無禮，又故意說那些小國都沒有什麼實力，用兵力征服他們是十分容易的事。武帝本是一個好大喜功的君主，聽了他們的話，便派趙破奴帶了幾萬大兵，擊破車師，擄樓蘭王，並向烏孫大宛示威，趙破奴以功封浞野侯。西域諸國都來貢獻，而遠在月氏西面的安息國更把黎軒國〔註一〕裏的幻術家獻給漢朝。其時京師方盛行角觝戲，自從黎軒國裏的幻術家加入了以後，角觝戲的變化更多，彷彿像現在的馬戲了。〔註二〕那

時候武帝志得意滿，屢次出外巡狩，行封禪，求神仙，自以爲萬國來朝，天下太平，不惜把多量的財帛賞給外來的使臣，並令他們參觀府庫，以誇示漢朝的富有。然大宛以西諸國，因去漢太遠，終於沒有方法臣服他們。

過了幾年，有人對武帝說道：『大宛出產的汗血馬，都在貳師城，【註三】他們有意藏匿，不肯給漢使看見。武帝最愛大宛的汗血馬。他從前曾看過卜筮的書，中有『神馬從西北來』之句，後得烏孫國所獻的馬，非常高興，以爲這便是從西北來的神馬，就稱之爲『天馬』。其後張騫通大宛，帶了大宛的汗血馬來，他覺得比烏孫的馬更好，便稱汗血爲『天馬』，而改稱烏孫的馬爲『西極馬』。當時曾作天馬

歌云：

太一況，天馬下。霑赤汗，沫流赭。志傲僮，精權奇。箭浮雲，曉上馳。體容與，泄萬里。今安匹？

龍爲友。

現在張騫已死，天馬也老大無用了，他正在希望大宛國再來貢獻好馬，乃竟故意藏匿，這明明大宛國看不起漢天子，如何可以忍耐。於是他便挑選幾百名壯士，派一使者，帶了很多的金帛和一匹很精緻的銅馬到大宛去，要求他們把藏匿在貳師城中的汗血馬獻給漢朝。使者到了大宛，大宛王卻因歷年受漢朝的賞賜已多，並不希罕這財帛和銅馬，他和臣下商量，都說：『漢朝離我們很遠，漢使到我們這裏來的，往往因路上找不到飲料而半途渴死。而況他們的北方又有胡寇，

那裏敢派大軍來攻打我們。貳師城裏的馬是我們的國寶，不能輕易送給漢朝的。」因此大宛王就拒絕了漢使的請求。漢使恨大宛王無禮，便破口辱罵，當場把那銅馬打個粉碎，悻悻而去。大宛的貴臣見漢使辱罵他們的國王，也非常動怒，便暗使他們東邊的郁成王在半路上把漢使殺掉，并沒收其財帛。這消息傳到漢朝，武帝大怒。那些曾到過大宛的人，都說大宛兵力薄弱，只要有三千名持強弩的戰士，就可把他們征服的。武帝聽信了他們的話，便命他的寵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，發屬國騎兵六千及郡國無賴亡命之徒數萬人，往征大宛。是年爲武帝太初元年，西元前一〇四年。

李廣利帶領大軍，向西出發，所過小國，都閉城堅守，不肯給漢兵

糧食，漢兵盡力攻城，僥倖被攻下的，便搶得些糧食，也有攻了四五天還不能攻下的，只得忍着餓再向西去，到得大宛的東邊郁成城，只剩幾千飢疲不堪的兵士了。郁成城早有守備，一時攻不下，兵士卻又死了許多。李廣利和他的部下計議道：『郁成尚不能攻下，如何能夠攻進他們的王都，不如暫且回去，補充了實力再來。』部下都以爲然，便收拾殘卒，狼狽東歸。這一次往來有兩個年頭，到得燉煌，部下止存十分之一二了。武帝聞李廣利失敗歸來，非常震怒，立刻派兵守住玉門關，下令有敢入關的殺無赦！李廣利沒有辦法，只得留屯在燉煌。那年夏天，趙破奴與匈奴戰，吃了敗仗，損失二萬多兵士，朝中的大臣都主張暫緩征大宛，以全力對付匈奴。但武帝以爲已出兵攻大宛，大宛小

國而不能攻下，則其餘大夏烏孫等國，便要輕視漢朝，且大宛的汗血馬終不能取到，不免爲外國所笑，便把主張緩征大宛的大臣治罪，一面赦獄中囚徒，又徵集無賴少年及守邊的騎兵六萬人，牛十萬頭，馬三萬匹，驢及橐駝萬餘頭，帶了很豐富的糧食，出燉煌西征大宛。一面在酒泉張掖之北新置居延休屠兩縣，發戍卒十八萬以資防守。又命全國的罪犯，都充當運糧食的伕役。又選善騎馬者二人做執驅馬校尉，以備攻破大宛時揀選了好馬回來。這一回武帝是極全國的力量來對付大宛了。不久，大宛果被攻破，漢軍選取最好的馬數十匹，中等以下三千餘匹，班師回國。但這回漢軍的損失亦大，生入玉門關的兵只剩一萬多，馬亦只剩千餘匹。對大宛用兵，前後凡四年，而徵集伕役，

輸送糧食，輾轉千里，全國擾動，漢朝的元氣因此大傷。武帝心裏也許有點懊悔，但表面上總算已經取到了大宛的好馬，爲表示他的成功，又做了幾首天馬歌：

天馬徠，從西極。涉流沙，九夷服。

天馬徠，出泉水。虎脊兩，化若鬼。

天馬徠，歷無艸。徑千里，循東道。

天馬徠，執徐時。將搖舉，誰與期。

天馬徠，開遠門。竦子身，逝昆侖。

天馬徠，龍之媒。游閭闔，觀玉臺。

這幾首似通非通的天馬歌，不知用多少頭顱血肉去換來的！一首歌

成萬骨枯，專制帝皇的淫威，實在可怕！

【註一】黎軒，就是現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。

【註二】角觝戲，亦作『角抵戲』，又作『翫抵戲』。始於漢武帝元封三年。（西元前一

〇八）演戲之地，在西京的平樂觀。張衡西京賦中對於平樂觀演角觝戲，描寫得

極詳盡：如說『烏獲扛鼎，都廬尋撞，衝狹燕濯，胸突銛鋒，跳丸劍之揮霍，走索上而

相逢』，那便是現在的比武力、走繩索之類。『巨獸之爲曼延，舍利之化仙車，吞吐

火，雲霧杳冥』，那便是現在的變戲法。『總會仙倡，戲豹舞熊，白虎鼓瑟，蒼龍吹篪』，

那便是戴了假面具扮演種種獸戲，或者竟是虎豹等能作種種表演，和現在的馬

戲差不多了。

【註三】大宛國地名。

一〇 乘槎泛天河

『乘槎消息近，無處問張騫。』這是唐朝杜甫的詩句。像張騫那樣的冒險家，在漢以前不曾有過，自然常常被人家提起，過了許多時候，便構成了下面所述的一段神話：

黃河是中國唯一的大河，但他常常汎濫爲患，自從大禹治河以來，不知又經過幾多次的決口。漢武帝時，河決瓠子，〔註〕費了不少人力、時間、金錢，從事搶護修築，纔告平息。於是武帝考查圖書，知道黃河的源頭在昆崙山。他想派人去尋覓河源，以便設法把黃河的水患根本治好。張騫到過西域諸國，熟悉彼處情形，武帝便命他逆河而上，找

尋源頭。

張騫乘着槎逆流而上，經過了許多時日，忽然天地變色，上面的日月星辰都不見了，莽蒼蒼的一望無際，辨不出是水是天，分不清是晝是夜。他心裏未免有點着急，但沒有辦法，只得無目的地順風浮泛着，希望能靠近岸邊，以便上去打聽這是什麼地方。

張騫的槎不久果然到達了岸邊：那裏有東西兩岸，張騫把槎停靠在西岸，預備上去訪問。忽見岸上有一對青年男女，彷彿像夫婦的樣子，在那裏喁喁情話。男子牽着一頭牛，立在岸邊，牛悠然自得地在那裏喝水。這一對青年男女，見了張騫，露出驚異的樣子，立刻停止了說話，回頭問他：『你怎樣能夠到這裏來？』張騫說：『我是博望侯張

驚，奉漢天子命，來尋黃河源頭，迷失了方向，順風吹來這裏。敢問二位：這裏是什麼地方？黃河的源頭在那裏？那男子笑道：「黃河水自天上来。你要探尋河源，須上得天河才行。」那女子插口道：「牛郎，不要調侃他，待我來對他說。」她便拿出一塊小小的石子，授給張騫，說道：「你探尋河源已經成功了。這石子你拿回漢朝去，問朝中博聞多識的臣子們，他們自會告訴你這是什麼地方。」張騫道：「謝謝你！我拿了這石子回去問東方朔，他老先生滑稽多智，什麼事情都知道的。」那男子在旁，聽了張騫的話，忍不住笑道：「東方朔，不就是那偷桃的小賊……。」那女子連忙掩住他的嘴，笑道：「你一開口就傷觸人！」又回頭對張騫說：「博望侯，我勸你不必問東方朔，還是去問成都賣

卜的嚴君平罷！』正說時，一陣風來，把張騫的槎吹向河心，他竟沒有登岸。再回頭想和他們辭別時，槎已飛也似的向下流飄去，一霎時已望不見彼岸了。

張騫回來，特地到成都去訪問嚴君平。嚴君平見了那石子，便說：『這是織女星的支機石，你從何處得來？』張騫把前事細細的向嚴君平講述一過。嚴君平道：『怪不得那年七月七日，我上觀天象，見有客星犯牽牛宿，原來是你乘槎泛天河呢！博望侯，你竟遇見了牽牛織女星了。』張騫這纔恍然大悟。

這一段繞有趣味的神話，原有來歷的，博物志（舊題晉張華撰）曾載有這樣一段故事：

舊說云天河與海通。近世有人居海渚者，年年八月，有浮槎去來不失期。人有奇志，立飛閣槎上，多齎糧，乘槎而去。十餘日中，猶觀星月日辰，自後芒芒忽忽，亦不覺晝夜。去十餘日，奄至一處，有城郭狀，屋舍甚嚴，遙望宮中多織婦，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。牽牛人乃驚問曰：『何由至此？』此人具說來意，并問此是何處。答曰：『君還至蜀郡，訪嚴君平則知之。』竟不上岸，因還如期。後至蜀，問君平。君平曰：『某年月日，有客星犯牽牛宿。』計年月，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。

### 又集林載

有人尋河源，見婦人澆紗，問之曰：『此天河也。』乃與一石而歸。問嚴君平。君平曰：『此織女支機石也。』

梁宗懷著荆楚歲時記，便把這乘槎遇仙的故事，硬牽到張騫身上去；

因為漢書張騫傳有『漢使窮河源』之句，便說張騫為尋黃河源頭無意中泛入天河。又經後人裝點，遂造成上面所述的一段神話。這段神話是美麗的，富有詩意的，所以唐以來的詩人都取來當作詩料。除上述杜甫的詩句外，宋之間明河篇去：

（上略）明河可望不可親，願得乘槎一問津。更將織女支機石，還訪成都賣卜人。

其他歌詠這故事的詩篇，不勝枚舉。清代有名的戲曲作家舒位，曾把這段故事，寫成博望訪星一劇，載餅筓館修簫譜中，下面的曲譜，就是那起張騫的角色所歌的一段。

【註】瓠子，在河北濮陽縣南。史記河渠書云：『元光中，河決瓠子，帝（即武帝）親臨塞之，東南注鉅野，通於淮泗。後二十歲，乃發卒數萬人塞之，天子自臨決河，沈白馬』

玉壁，卒塞瓠子，築宮其上，名曰宣房宮。而河道北行，復禹舊迹，梁楚之地復寧。

步 步 橋

不 掛 滄 軌  
 不 安 把 人 似  
 天 坐 此 水 答  
 浪 打 水 河 只 索 梁  
 萬 里 東 風 破

Detailed description: The image shows a musical score for a piece titled 'Steps Bridge' (步步橋). It consists of seven staves of music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notation style, likely a form of Gongche notation adapted for Western-style staves. The lyrics are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below the notes. The lyrics are: '不掛滄軌', '不安把人似', '天坐此水答', '浪打水河只索梁', and '萬里東風破'. The music features various note values, rests, and phrasing marks such as slurs and ties.



一一 功歟罪歟

當清朝末年，中國士大夫感到帝國主義侵逼的苦痛，對於歷史上的民族英雄，不勝其追念和崇拜。梁啓超氏曾作張博望班定遠合傳，載王寅年（一九〇二）新民叢報。他舉出張騫一生事業之有功於漢族者，有下列三點：

一、漢自文景以來，匈奴征服西域，地廣勢強，大有侵逼中國之勢。張騫主張通月氏連烏孫，斷其右臂，斬其羽翼。到了武帝末年，匈奴勢力大衰，大漠以南，沒有他們的王庭。元成以後，匈奴俯首帖耳。稱藩於我中國。這是幾千來中國史上最榮譽的事情。而首先倡議並努力促

其實現者是張騫。

二、據近世史家所考據：西域人呼希臘人爲伊耶安（Ionia）即耶宛（Yawan）的轉音，故大宛國即大希臘國的一部分。又史稱烏孫國含有塞種人在內，考塞王初居大夏，大夏就是現在土耳其斯坦的布哈爾州，亞歷山大東征以來，希臘勢力即已到達該地。張騫的通大宛聯烏孫，實爲中國希臘兩民族的開始接觸；換句話，就是黃種人和阿利安種人開始往來。

三、漢初滇黔諸國都未內附，武帝雖有通西南夷的計劃，但以費用太大，不能堅決進行。自從張騫在大夏見蜀布、邛杖，歸報武帝，使武帝一意經營西南，滇黔諸國遂入中國版圖，做了中國西南的屏藩。

其實張騫事業之有影響於中國者，尙不止此。我們知道月氏、罽賓、安息、康居諸國，後來都成佛教的根據地。尤其是月氏和罽賓，實爲佛教東來過程中最主要的城壘，假使沒有張騫開通在先，則佛教的傳入中國也許要延遲數百年亦未可知。

但在另一方面觀察起來，則張騫的功罪正自難說；漢武帝是一個好大喜功的君主，他的堅決要通西域及征服西南夷，不過借此快一時意氣以爲名高而已。所謂『廣地萬里，重九澤，致殊俗，威德遍於四海』（張騫恭維武帝的話）便是他的真正目的。我們試一考查歷史，武帝力征經營的結果如何：漢書張騫傳載張騫出使烏孫的時候，『天子使齋牛羊萬數，金帛值數千鉅萬。而後此求宛馬者，相望於道，一輩

大者數百人，小者百餘人，所齎操大做博望侯時。『像這樣的糜費國帑，煩擾百姓，究竟於民生國計有什麼裨益？尤其是征大宛一役，用兵四年，全國騷擾，而目的只是要大宛幾匹汗血馬。所以武帝做了幾十年皇帝，把文景兩代官民的積蓄都揮霍光了。晚年更任用桑弘羊等聚斂之臣，專事搜括，弄得百姓愁嘆，亂象環生。雖然他下過一次懇切的上諭，深悔從前措置失當，但國家元氣已傷，再也不能恢復了。這雖然是漢武帝好大喜功之過，但沒有張騫倡導於前，武帝也不會力征經營於後。班固著漢書，在張騫傳裏敘述張騫死後武帝如何續派使者往西域，又提及武帝的對大宛用兵，也許有深意存乎其間罷。

### 重要參考書

- 史記 (殿本)；  
漢書 (殿本)；  
漢西域圖考 (陽湖趙氏刊本)；  
中國歷代疆域戰爭合圖 (亞新地學社本)；  
博物志 (漢魏叢書本)；  
荆楚歲時記 (漢魏叢書本)；  
癸辛雜識 (津逮秘書本)；  
飲水室全集 (中華書局本)；  
宋元戲曲史 (商務本)；  
集成曲譜 (商務本)。

新家庭新青年  
圖書館及學校 都應備

新生命

大衆文庫

# 大衆文庫是現代知識的總匯：

——由樊仲雲先生主編 執筆者都是當代有名作家——

內容包括名人傳記、歷史、地理、文學、科學、政治、經濟，用故事體敘述一切，令人讀之津津有味；

外加照片漫畫，銅版精印插圖多幅，尤引人入勝；

定價每冊一角五分，每輯十二冊，合購一元五角。

小辭典每冊洋五角，每輯十二冊，合購只收五元。

現正陸續出版如承

函索試閱，每冊請附郵票一角，當即寄奉，但以每人三冊爲限。

備有詳細目錄  
函索即當奉寄

新生命書局發行

上海棋盤街寶善里

(聯、三)

新生命大衆文庫 樊仲雲主編

第七輯

民族英雄事略

共十二種

每册洋一角五分  
每輯洋一元五角

- |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種 張 騫 | 第七種 史可法  |
| 第二種 馬 援 | 第八種 戚繼光  |
| 第三種 班 超 | 第九種 鄭成功  |
| 第四種 岳 飛 | 第十種 林則徐  |
| 第五種 文天祥 | 第十一種 李秀成 |
| 第六種 鄭 和 | 第十二種 聶士成 |

本輯執筆者

- |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|
| 王伯祥 | 陶希聖 | 曹聚仁 |
| 易君左 | 陳子展 | 賈祖璋 |
| 周木齋 | 陳寶驛 | 周滌欽 |
|     |     | 等   |

第一至五輯及第七八輯尚有詳細目錄函索即寄

上海 南京 新生命書局發行 北平 武昌

民國廿二年十月十九日出版

張 騫

——實價一角五分——

版權所有



不准翻印

編述者 李克家

出版者 陳寶驊

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

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

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頭 新生命書局

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



# 71  
40443



價一角五分